

北方的中國情人

47.135

2-C228 小

0530368

号331字登编(第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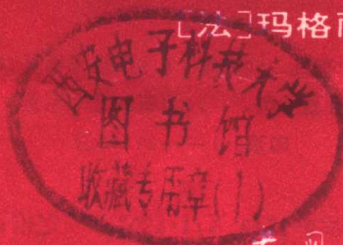
10006199

当代外国名家长篇小说

北方的中国人

[法]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胡小跃 译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72号

北方的中国情人

〔法〕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胡小跃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宏伟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5印张 2插页 136千字

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1100册

ISBN 7-5059-1748-X/I·1201 定价：4.55元

序

本书本来可以取名为《马路上的爱情》《情人传奇》或《情人新作》。最后，在两个更广泛更真实的书名中作了选择，《北方的中国情人》或《北方的中国》。

他去世已经几年了。我是在1990年5月得知他的死讯的，离现在刚好一年。我从来没想到他会死。人们还告诉我他埋在沙沥，那栋蓝色的屋子还在那儿。住着他的家人和孩子们。他在沙沥受人爱戴，因为他善良，朴实，晚年，他还变得十分虔诚。

我放下了手头的工作。我写了北方的中国情人和孩子的故事：这故事《情人》里还没有，那时没有时间围绕着他们写。我是在巨大的幸福中写完此书的。我在这部小说里呆了一年，在这一年里，我沉浸在中

国人和孩子的爱情当中。

我写到邮轮离开，即孩子离开的时候为止。

我根本没有想象过中国人会死，他的肉体，他的皮肤，他的性器和他的双手会死。整整一年，我又回到了在永隆的渡轮上横渡湄公河的日子。

这回，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，唐和小哥哥，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的面孔突然出现在令人眩目的光亮中。

我与这些人，只与他们留在故事当中。

我又成了一名小说家。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

1991年5月

校园当中的一座房屋。门窗都开着。好象是过节。可以听到斯特劳斯和弗朗茨的圆舞曲，还有《拉蒙娜》和《中国之夜》。音乐从门窗里传出。水到处在流，里里外外。

人们在大洗屋子。每年都要这样把屋子浸泡二三次。要好的男仆们和邻里的孩子们都过来看了。他们帮忙用巨大的水柱冲洗着方砖、墙壁和桌子。他们一边洗一边踩着欧洲乐曲跳舞。他们笑着。他们唱着。

这是个欢快、幸福的节日。

音乐，那是母亲，一位法国妇人在隔壁房间里弹钢琴。

在那些跳舞的人当中，有个很年轻的小伙子，是个法国人，很英俊，他正和一个很年轻的姑娘跳舞。她也是法国人。他们很相象。

她，在第一本书中没有名字^①，在那之前的书中

① 指写她的第一本书，即《情人》。——译注

也没有名字，在这本书中还是没有名字。

他呢，叫保罗，是这位名字没有叫出来的年轻妹妹所钟爱的小哥哥。

又有一个年轻人来参加庆典：那是大哥皮埃尔。

他站在离庆典几米远的地方，看着。

他久久地看着庆典。

然后，他拨开小佣人们，小佣人们惊恐地逃开了。他走上前，来到那对小兄妹跟前。

他抓住弟弟的肩膀，把他一直推到夹楼开着的窗口边上，然后，好象出于一种残忍的义务似的，把他扔了出去，就象扔一只狗。

小哥哥站起来，径直在他面前逃了。他叫喊着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年轻的妹妹跟着他：她从窗口跳出去，来到他身边。他躺着，靠在校园的篱笆上，他哭着，颤抖着，他说他宁愿死也不愿意这样……这样什么？……他不知道他已经忘了，他没有说那是大哥。

母亲又开始弹钢琴。但邻里的孩子们没有再回来。男仆们也离开了孩子们已经走掉的屋子。

夜幕降临了。还是原来的背景。

母亲还在下午举行“庆典”的地方。

那里已被整理好了。家具也放回了原处。

母亲什么都不等。她在她的王国当中，那个家庭，在此处隐约可见。

母亲什么都不再阻拦。她将什么都不再阻拦。

她会让该发生的事发生。

这贯穿在此处讲述的这个故事的整个过程中。

这是个已经丧失了信心的母亲。

看着母亲的是那个大哥。他朝她微笑着。母亲没有看见他。

这是本书。

这是部电影。

这是在夜里。

现在听到的是书中所写的那个声音。

有声无形。看不见脸。

非常年轻。

很沉静。

一条笔直的马路，路边亮着煤气灯。

好象是石子路。很古老。

两边有大树。

很古老。

马路两边有些带平台的白色别墅。围着铁栅和花园。

这是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一个荒僻据点。

这是 1930 年。

这是法属区。

这是法属区的一条街。

弥漫在黑夜里的是茉莉花香。

混杂着河水淡而无味的气味。

有个人在我们面前行走。不是说话的那个女人。

这是个很年轻的姑娘，也许可以说是个孩子。似乎是这样。她步伐轻柔。她光脚。细瘦。也许很瘦。大腿……是的……没错……是个孩子。已经长大了。

她朝河流的方向走去。

马路尽头，这防风灯昏黄的光亮，这欢乐，这些叫喊声，这些歌声，这些笑声，这其实是条河。湄公河。

这是个船乡。

这是三角洲的起端。河的尽头。

路边，在这沿街公园中，人们所听到的这首音乐是支舞曲。它来自总管理处的公园里。是张唱片。可能被忘了，在荒凉的公园里转着。

据点的庆典刚才应该就是在那儿举行的。在围

着公园的铁栅后面。唱片中的音乐是已流行了几个月的一首美国舞曲。

姑娘斜着朝公园走去，她将看见铁栅后举行庆典的地方。我们跟着她。我们在公园前面停住了。

落地灯的灯光下。一条白色的小路穿过公园。路上空无一人。

这会儿，一个穿深红色长裙的女人慢慢地白色的路上行走，她来自河边。

她消失在官邸中。

由于炎热，庆典应该很早就结束了。剩下这张被人遗忘的唱片在荒地转着。

穿红裙的女人没有再出现。她应该在官邸里面。

二楼平台的灯灭了，不一会，走廊、底楼、官邸中心的灯亮了。

小路仍然空无一人。

穿红裙的女人没有回来。

姑娘回到路上。她消失在树丛中。然后又出现了。她重新向湄公河走去。

她站在我们面前。在马路昏黄的灯光中她的脸一直模糊不清。不过，好象没错，她很年轻。也许还是孩子。白人。

小路上的灯光也灭了。穿红裙的女人没有再回来。

剩下官邸中心这暗淡的灯光。

那是在小路上的灯熄灭以后不久，官邸里传来了这钢琴的音符，是阴郁的圆舞曲。书中所写的那首。不知是哪本书。

姑娘停下脚步。听着。我们看见她在听。

她朝音乐的方向转过脸，她闭上眼睛。茫然的目光一动不动。

她被看得更清楚些了。是的，她很年轻。还是个孩子。她哭了。

姑娘一动不动。她在哭。

电影中，这首圆舞曲的曲名将不叫出来。
在这本书中，我们将叫它：“失望圆舞曲”。

圆舞曲结束后姑娘将还在听。

在电影中，在这本书中，我们将把姑娘叫作“孩子”。

孩子走出画面。她离开镜头和庆典。

镜头慢慢扫过我们刚见过的东西，然后调头，又扫向孩子的方向。

马路又变得空空荡荡。湄公河消失了。
天亮了一些。

除了消失了的湄公河，狭窄阴暗的马路，其它什么都看不见。

这是大门。

这是校园。

同一个晚上。同一个孩子。

这是学校。操场的地面被踩得结结实实。

地面光秃秃亮光光的，被据点里孩子们的光脚磨得非常光滑。

这是间法语学校。大门上写着：永隆镇法国女子学校。

孩子打开大门。
又把它关上。
穿过空旷的校园。
走进屋子。

她走出了我们的视野。
我们还留在空旷的校园中。

在孩子留下的空旷中，我们断断续续听到了第三首音乐，它不时被疯狂、刺耳的笑声和喊叫声打断。那是恒河的女乞丐，她象每天晚上一样穿过据点。总想走到大海，吉大港的道路，死孩子、亚洲乞丐的道路。千百年来，他们一直想找到通往宋德^①鱼乡的道路。

① 印度尼西亚群岛。——译注

这是母亲和孩子的卧室。

这是殖民地式的卧室。光线很暗。没有床头柜。天花板上只有一盏灯。家具呢！一张双人铁床，很高，还有一个玻璃柜。床也是殖民地式的，漆成黑色，床顶也是黑色的，四个角点缀着铜球。好象个笼子。雪白的大蚊帐一直垂到地上，把床遮得严严实实。没有枕头，但有几个坚硬的条枕，马鬃做的。上面没有床单。床脚浸泡在放满水和碎玻璃的容器中，这些容器使他们远离殖民地的灾难和赤道之夜的蚊子。

母亲躺着。

她没有睡。

她在等她的孩子。

孩子出现了。她从外面回来。她穿过房间。人们也许能辨认出她的身影，她的裙子。是的，刚才是她在公园边笔直的马路上朝湄公河走去。

她走向冲凉房。我们听到水声。

她又回来了。

我们这时才看见她。没错，很明显，她还是个孩子。仍然很瘦，几乎还没胸脯，头发很长，红鬃色的，卷曲着。她穿着当地的木鞋，轻木做的，鞋带是皮的，她的眼睛是绿色的，有些褐色条纹。人们说，这是她过世的父亲遗传的。没错，笔直的马路上，在圆舞曲中哭泣的孩子就是她。她也知道了弹圆舞曲的那个女人就是走过白色小路的那个红裙女人。而且，她也知道自己是整个据点里，甚至是据点外唯一知道这些事的人。这就是孩子。她穿着和母亲一样的白色棉衬衫，镶着花边。是阿尤做的。

她撩开蚊帐的两个下摆，很快把它塞在床下，然后从开口处钻进去，然后又把蚊帐掖紧。母亲没睡。她坐在孩子旁边，编着发辫，以便睡觉。她机械地编着，眼睛不看。

远处，河边那个村庄的嘈杂声还隐约可闻，它要到天亮时才消失。

孩子问：

“你见到保罗了吗？”

“他回来了，和唐在厨房里吃了饭。然后又走了。”

孩子说她去了庆典，看看他是否在那儿，但庆典结束了，什么人都没有。

她又说她呆会再去找他，她知道他会躲藏在哪儿。他在外面，远离家里的时候总感到很安稳，她说她知道他逃走后总是在等她，为了不一个人回家。——有几次皮埃尔在家里等他，还想打他。母亲说他在外面她害怕，怕蛇，怕疯子……又说他走了……象这样……突然什么都不承认了，他逃了。她说这些孩子是做得出的。

孩子呢，她怕的是皮埃尔。怕他杀了保罗。怕他杀了他，她说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杀人。

她又说：

“你刚才说的不是真话。你不是替保罗担心。你是在为皮埃尔担心。”

母亲没反驳女儿的话。她看了她好一会，突然温柔起来，撇开了刚才的话头。她改变了话题：

“如果你写书的话你会写些什么？”

孩子叫道：

“写保罗。写你。也写皮埃尔，不过，写他是让他死。”

她突然转向母亲，哭着依在她身旁。然后，又低声地问道：

“为什么你这样爱他，而不是爱我们，从来……”

母亲撒谎说：。